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新世纪万有文库

社会主义： 一种有益的学说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著

列华 文秀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一种有益的学说/（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著；列华，文秀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5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897-3

I. 社… II. ①杜… ②列… ③文… III. 社会主义-政治
理论-研究 IV. D0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235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王之江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数	123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6.5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现在，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很遗憾，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保留书目”的必要的认识。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

“……保留书目，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没有保留书目，就不能有文化积累。如果我们出一本书，‘扔’一本书，那么，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所谓‘扔’，主要是‘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赶形势’，出了书就过时，积累不下来，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统统否定。另外还有几种情况，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二是内容还不完善，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研究者、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那就等于‘扔’了；三是质量虽不错，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让它自生自灭，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这也等于‘扔’掉。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

现在当然情移势转，所谓“四人帮”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新形势下的“扔”，

依然存在。我们集合三五君子，成就这么一套丛书，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出不“扔”的书。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切望博雅君子，时时不吝教我。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底

一点点马克思主义， 一点点民粹主义， 一点点边际效用论 ——译者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不同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以各种思想流派、政治派别和政治组织的形式纷至历史舞台，“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也一度以合法的形式得到迅速传播。“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又一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献殷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①在这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致力于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伟大目标，同时又要与形形色色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进行斗争。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列宁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同时代人，正是列宁既联合又斗争的一个对象。列宁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结成联盟，共同批判当时严重阻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民粹主义思想。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写道：“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

^① 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303页。

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①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列宁曾称之为“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后来没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列宁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揭露这位博学的教授及其所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本质,以排除其对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影响。列宁在《右派民粹派论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一文中写道:“从思想上来看,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就是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作斗争,最初就是同‘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作斗争。”^②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当时以学识渊博著称,拥有大量涉及哲学、经济、历史等方面的论著,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颇具影响。他的学生这样看待自己的老师:米·伊的信仰极具个性和高尚的伦理性。他是一个相信直觉的人,从不追求创立完整、呆板如神圣教义的体系,他反对盲目迷信,与众不同地容许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有两部已译成中文:《周期性工业危机》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均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同读者见面的这本《社会主义:一种有益的学说》,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社会主义这个领域多年创作工作的总结。这部书集中反映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待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点。“这位教授既拥护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拥护一点点民粹主义,又拥护一点点边际效用论。”用列宁的这句话来评价这部书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本书写于1917年春夏,于1918年出版。当时正值俄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期,列宁正满腔热忱地领导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无产阶级从事无产阶级国家与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活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针对

① 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304页。

②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164页。

当时存在的一种推崇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严重的困难,首先是在经济领域缺乏市场的调节职能,因而特别需要科学的管理和有计划地安排经济。他还认为,在国家计划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限制人们创造的独立性,要克服这种缺陷只能发展各种合作形式。他还注意到了俄国社会的独特性,认为在俄国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理想的主要体现者,这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俄国强大的专制政权使独立的政治生活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俄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超越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世界观使他们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虽然一生都在研究社会理想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但他只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来研究,并采用折中主义的思想方法,没有与当时已成为历史发展趋势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最终甚至滑向了立宪民主党。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生于1865年,卒于1919年。他于1895—1899年任彼得堡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师,1913年起任彼得堡综合技术学院教授。他出身世袭贵族,从小接受古典教育。在大学期间,由于受到当时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不满沙皇统治和渴望自由思想的影响,他的志趣逐渐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1894年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当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出版为他赢得了声誉。此后他发表了许多社会、经济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如《俄国工厂今昔》、《经济危机》等。他还为《新言论》和《开端》等杂志撰稿,积极参加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争论,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理论不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政党内也有影响。20世纪初,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公开维护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批评。1905—1917年革命期间加入立宪民主党。1917年底至1918年1月任乌克兰中央

拉达的财政部长。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杨蕴华、范国恩、赵进生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谨向他们诚致谢意。

译者

1999年9月于北京

前 言

我想,在目前最严峻的时刻出版一部论述社会主义的书籍,其理由毋庸赘述。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社会主义,但是恐怕很多人对社会主义一词的理解还不甚了了。本书篇幅不大,旨在阐释社会主义——关于新的社会制度学说的实质。我曾在不同时期写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这部书是对我在这方面多年工作的总结。

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1917年11月20日

目 录

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一点点民粹主义,

一点点边际效用论

——译者前言

前 言

第 一 章	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本质特点	1
第 二 章	社会主义制度各种体制的分类	17
第 三 章	国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	23
第 四 章	国家共产主义	42
第 五 章	工团社会主义	47
第 六 章	公社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51
第 七 章	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68
第 八 章	未来社会主义制度	77
第 九 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耗费价值、 价格及货币	116
第 十 章	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最高生产率的 经济制度	132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和精神文明	149
注 释		159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本质特点

1. 柏拉图¹ 古希腊社会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既是“理性的国家”，又是“自由王国”。——2. 柏拉图认为，个人应服从社会。现代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性质。——3. 柏拉图社会主义的道德性与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性。——4. 柏拉图否认人类平等。个人价值平等的思想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础。

1

社会思想史自社会主义开始，又以社会主义结束，我们可以对不远的将来作出判断。实际上第一部阐发社会思想的伟大著作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这部著作中，古希腊最具天才的思想家试图描绘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一个完美的“受诸神赞誉的”国家。柏拉图所描绘的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现代人类也在追求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向往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因而社会主义是人类超历史的理想。这个以自身和谐美好的内涵令古希腊文化优秀代表人物心驰神往的制度，对于现代欧洲人来说仍然具有魅力，尽管现代社会制度同古希腊社会制度有极大的不同。

自柏拉图以来两千余年所发生的伟大的历史性变革、无数次战争和内部革命、一代一代的交替、一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销

声敛迹、文明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彻底改变、科学与技术的重大发现、天才的艺术成就，所有这些都无力改变人类的社会理想。现代人同古希腊的预言家一样，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种社会制度更加美好——一切都为公有，个人排除其他所有人对某一物品的使用权而将该物品据为己有的权力将永远消失。

私有制是产生人类的全部文明和文化的法律制度，私有制也是社会的万恶之源，人类为之饱受痛苦。这是几千年人类思想最深刻的社会哲学得出的结论。

那么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社会理想制度的明确概念，其实质是什么呢？

柏拉图已将自己理想的国家称之为理性的国家。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迄今为止所有一切社会制度形式对立起来，说明社会主义是“自由王国”，不同于以往存在的所有称之为“必然王国”的社会。在这里，无论柏拉图还是恩格斯，他们所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时至今日，以往的社会生活方式都是经过历史发展自然产生的，并不是由个人的意志和思想决定的。当然人们自觉、合理的行为是社会相互作用的基础。然而成千上万个人意志发生冲突的结果并没有为个人或社会集团所意识并接受，他们的行为导致了社会相互作用的无意识结果，即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应该被称作是必然王国，因为人类理性的意志还不能控制（或者说还不能完全左右）社会制度，而是把社会制度理解为某种客观决定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

从总体上说，以往的社会制度很少是明确意图的结果，这很像那些无意识的社会构成，如我们所使用的民族语言，无人发明或臆造。

诚然,某些人曾对民族语言的形成产生过影响。杰尔查文²、卡拉姆津³、普希金⁴等都曾对俄罗斯现代标准语言的体系和形式给予重大影响。然而从总体上讲俄罗斯语言的发展是自然的和无意识的。伟大的作家们在创造发明新词汇与新的语言形式的时候并没有改变无意识创造语言的过程,因为他们所创造的新词汇和词组被其他人无意识地接受,正是由于为多数人无意识地接受,这些新的语言形式才成为民族语言的组成部分。

只要我们拿世界语这种人为创造的语言同民族语言做一比较,便可更加清楚地理解这种民族语言发展的无意识过程。世界语是有意识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臆造的,不是“自然而然地”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森林自然生长,河流自然形成一样(不同于种植的园林和开凿的河渠)。

现代社会制度,总体上说,按照自身形成的条件,更像“自然的”民族语言,而不像“人造的”世界语。现代社会制度不是臆造的,不是由某个人创造的,而是自然和无意识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各个国家的疆界,各个国家的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分布,政治与经济制度,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集团和个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进行斗争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共同的协议、共同的计划或契约。

现代社会决不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个人必须接受他偶然出生并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制度,这是历史规定的,尽管构成这个社会的多数人都曾努力并希望改变它,然而它的改变是非常有限的。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个人面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是无能为力的,这种社会关系强制性地制约着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行为。

社会主义社会同人类以往所有社会制度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正是我们思考的,以一定的理性计划、明确的目的

和明确的思想为基础的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为创造和思考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活方式，不同于自然、自发产生的现行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这一特点丝毫不会由于它与其他所有社会形态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受到影响。

由此可见，柏拉图何以有资格将他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创造的国家说成是“理性国家”，而恩格斯又何以能够把社会主义称作“自由王国”。

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将服从自然法则，在这一点上丝毫不亚于资本主义社会。但问题在于，现在的社会生活方式并非是经过人们理性的思考产生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活方式将符合构成社会的无数个人的理性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人的个性是不自由的，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一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个性将获得自由，将有可能建立符合自己意愿的社会关系。

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无论是柏拉图，还是恩格斯都是通过比较现实的社会制度形态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突出特点。

因此社会主义的首要特点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明确的意图和明确的法律观念为基础的社会，不同于现代社会这种无意识的社会相互作用的综合体。

2

社会主义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法律观念为基础呢？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的古希腊社会主义与现代社会社会主义之间不仅有本质区别，甚至二者是完全对立的。柏拉图的社会主义法律观念是一种高度统一和最具现实性的社会的和谐与完善，要求个人完全服从社会整体。

柏拉图的社会理想与他形而上学地看待世界的观念有直接的联系。柏拉图不相信个性的客观现实性,如同不相信任何具体的个别现象的客观现实性一样。对柏拉图来说,个别现象只是处于某种状态的本质的表露,本质是这些暂时的、变化无常的现象的基础。

世界具体现象的多样性只是彼岸的形而上学本质的虚假掩盖物。

社会是真实的存在,个性只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局限而形成的虚幻及错觉,这一局限性使我们不能洞悉事物的深层,不能透过世界虚假的表面现象。

因此具有真正价值的不是个人,而是人类社会。社会制度应该使社会整体更加美好、和谐与完善。为此要求个人完全服从社会、将个人作为普通的社会零件、消除所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导致个人与社会发生冲突的因素。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放弃个人的利益、目标和追求,使自己的意志完全、彻底服从整体利益。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少数优秀的、高度理性的人,而多数人总是要把个人利益放在自己工作及生活的中心位置上。

柏拉图对这些普通人不大感兴趣。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人类的领袖人物——高度理性的人,即哲学家身上。

正是对这些优秀人物,即哲学家,柏拉图要求他们彻底放弃私有财产,彻底抛弃家庭。哲学家不应将任何东西视为己有,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公有的,甚至连妻子也是属于社会的。他们应该避免任何奢侈,生活要有严格节制,决不能放纵。

要求完全放弃追求个人利益和享乐是出于以下考虑。柏拉图深信人的不平等是自然产生的,是无法消除的:一些人生来就为统治者,而另一些人命中注定要听命于人。贤明的人应为统治者,天生智力低下者应听命于人。所以为了全社会的利益,应

由少数贤人领导社会生活。

但为使贤人的政权始终致力于社会福利，必须使其淡漠个人目的，不为自身的利益滥用职权。这种滥用职权会使贤人的统治地位失去任何意义。统治者应当像灵敏的犬，护卫着畜群免受敌人伤害，但无论如何不应攻击它所保护的畜群。反之，他们若像狼一样，那么社会就将毁灭。

因此必须尽一切可能使哲学家免受各种诱惑，防止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追求私利而不顾及全社会的利益。

如何做到这一切呢？这就要从哲学家的生活中消除一切可产生自私自利的因素。如果哲学家拥有私有财产和他们的家庭，他们就有可能受到增加他们的财富或维护他们家人利益多于维护他人利益的诱惑。因而他们就会辜负柏拉图赋予他们的凌驾于自己同胞之上的无限权力。

所以哲学家应该一无所有，不占有任何东西，没有家庭，不把任何妇女称作自己的妻子，也不将任何孩童认作自己的儿女。他们应当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完全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他们所得到的应该是荣誉和对那些不具备此种为社会服务的智慧与能力的人的统治。

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存在平等：少数贤人领导多数人，后者有义务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而这些抛弃了个人目的的领导者们却有充分的权力支配被领导者的肉体 and 灵魂。普通人的高尚美德就是顺从自己的领袖。

这一切多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⁵的天才幻想，多么像他创造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形象！

所以柏拉图的社会主义源于个人服从社会。柏拉图认为，个人没有价值，他想把个人变成社会零件，变成不考虑个人利益，只服务于整体利益的驯服工具。

柏拉图认为，要求财产公有决不是力求保证每个人都能更

多地参与使用社会财富。相反,在柏拉图的“理性的国家”中,贤人的财产公有追求的是共同贫穷。

柏拉图的社会主义完全是道德性质的,丝毫不存在经济利益问题。经济利益和渴求增加财富受到柏拉图的强烈谴责,他认为这是危险的诱惑,与私有财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代社会主义对生活最高价值的看法不仅不同,而且是完全对立的。

柏拉图认为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而对于现代社会主义来说个人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

现代社会主义是从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出发,这种世界观在康德⁶的哲学中得到最明确的表述。

人有意识的活动在于争取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我们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对我们来说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当我们自己随意提出目标时,我们的目标往往是相对的,因为这些目标的价值是由每个人自行确定的,对他人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在自然界是否存在某种应该说是绝对的,对所有的人都有价值的东西呢?当然存在。康德说:“在自然界,我们有权支配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充当我们的工具,只有人,每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是以自身为目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头脑健全的人的存在,都是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服从某种意志的工具,一个人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其他有理性的人,应该永远被看作是目的。”

这是人人都要信奉的道德理想,也是每个人都应享有自由、平等这种革命要求所体现的人道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这种使那么多神圣的东西威信扫地的革命世界观找到并确立了一种最珍贵的东西——人性。这种世界观崇尚的正是有个性的人。然而人的品行各有不同:某些人博得我们的尊敬,也有些人令我们鄙视和愤慨。但是在每个人的身上,即使是最愚昧